

((●)) 昨日书林

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近代史 / 吕思勉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48-6519-0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0958 号

中国近代史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808 65788179)

出品人: 张存威 赵学军

策划编辑: 吴 浩

责任编辑: 唐志辉 翟 楠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10.25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关于“昨日书林”

民国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这种碰撞造就了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这批学术大师肩负起了引进、探究西方文化和整理、继承中国文化的双重使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们给我们留下来大批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虽然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

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内容不一；有的久不再版，以致一书难求；有的泯于历史，销声匿迹。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出版了“昨日书林”这套丛书，将这些经典著作重新发掘、整理出来，推荐给读者。

丛书名曰“昨日书林”，即有“昨日”与“书林”两层含义。所谓“昨日”，概指收录图书的时间范围。丛书所收录图书的作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专家、学者，并且主要活跃于民国时期。这里所说的民国时期是指 1911 年～1949 年。然而一些著作的成形，可以追溯至 1911 年之前若干年，或者延伸至 1949 年之后若干年，因其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亦酌情收录。而“书林”二字，本来有“丛书”的意思，这里亦指那些经久不衰、卓然于普通图书的民国

经典著作。

“昨日书林”首批计划选取民国经典著作 200 种，大致分为两种方式出版：一种是横排简体，一种是原版影印。其中横排简体部分又分为社科、文艺和译著三类。原版影印主要选取金石、图录等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著作。

我们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如沧海拾珠，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但至少有所拾得，可以积少成多。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昨日书林”这套丛书能成为一座靠近民国大师、品味经典著作的桥梁。

编者

目 录

一 绪论	1
二 中西交通之始	3
三 传教之始	6
四 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	9
五 清代之盛衰	12
六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20
七 道光以前烟禁	27
八 烧烟及中英战事	30
九 江宁和议	34
十 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37
十一 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43
十二 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47
十三 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51
十四 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55
十五 同光中俄交涉	62
十六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68

十七 各国立约交涉	71
十八 革新之渐	86
十九 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	92
二十 英人《芝罘条约》	96
二十一 法越之役	100
二十二 英缅之役	108
二十三 英谋西藏	114
二十四 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	116
二十五 港湾之租借	124
二十六 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128
二十七 俄占东三省及日俄之战	134
二十八 清末外交情势	140
二十九 改革政体之动机	143
三十 清之亡与民国成立	148
三十一 民国以来之政局	153
三十二 民国以来之外交	156

一 绪论

《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详今之注脚。盖事易见而理难明，自谓能明原理者，往往所执仍系实事，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

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欲求其原因，非谓全宇宙皆其因不真；欲求其结果，亦非谓全宇宙皆其果不确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济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然则近世史当自何时始邪？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

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惟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

二 中西交通之始

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咸海、里海）间，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四道中，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后大开。自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之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两洲之声教文物由此相接者，希焉。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以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越此相通，实云艰阻。安南虽为中国郡县，而暹罗、缅甸，开化皆晚，且中国文化古来亦迄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而安南已离去矣。故中欧虽陆地相接，然其关系反至海洋交通之世而后密也。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而西人航海之业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别觅新路，其究也，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也。此时欧洲文化亦骤进，其与我相异而足以相资之形大著，于是东西交往有如一家，而世界风云影响且及于亚东之古国矣。

西人近世之东航，实始明代。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葡萄牙人始抵好望角。武宗正德十一年，遂来广东。世宗嘉靖十四年，乃得澳门为根据地。（见《中西纪事》。）自葡人抵好望角后七年（明孝宗弘治六年），而哥伦布发见美洲；其抵广东后三年（正德十四年），则麦哲伦环绕地球。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陷菲律宾，建马尼刺；神宗万历三年、八年，再至福建求通商，为葡所阻，而中国贾舶往来于马尼刺者甚多。荷兰故西属也，以万历九年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恶之，禁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万历四十八年，攻澳门不克，转据澎湖，旋略台湾（明熹宗天启四年），至清顺治十七年，乃为郑成功所夺。先四年（顺治十三年），荷人使至清廷求通商，清人许其八岁一至，舶数以四为限。康熙三年，又求改立商约，清人不许。然荷人于好望角、麦哲伦海峡皆筑塞驻兵。自万历三十七年，已得日人允许通商长崎。岛原乱后（事在明思宗崇祯十年），日人悉禁他国不得通，惟荷人不传教独免。当时东方之商业实以荷人为独盛也。英立东印度公司事在万历二十七年，与葡人争印度，葡人累败，其卧亚总督乃与英和，许其出入澳门。思宗崇祯十年，英人遂以舰至，而葡人之守澳门者拒之。英人乃自谒中国官，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详见《华英通商事略》），后还所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未几，兵事起，复绝。郑经尝许英人通商厦门及安平，然台湾初开，安平实无甚贸易，惟厦门时一至而已。明清之间中欧海路之交通如此。

其自陆路东来者，则为俄罗斯。俄盖《唐书》之遏罗支也。（《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阿罗思云：“今官私文书定称为俄罗斯，详审西音似云遏而罗斯。遏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几于有声无

词，自来章奏纪载曰斡罗思、鄂罗斯、厄罗斯、兀鲁斯，直无定字。又曰罗刹、罗察、罗车、罗沙，则没其启口之音，促读斯字，变为刹察，歧异百出，有由来也。其族类曰司拉弗哀，既非乌孙，亦非羌种。佛书罗刹尤为不拟于伦。其国名最晚著而族类之名则早见西书。俄史释司拉弗哀，义谓荣耀，欧洲他国，则释为佣奴。《瀛寰志略》谓唐以前为西北散部，受役属于匈奴，最为近似。元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抄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是说也，俄人所不乐闻。”愚案《唐书·回鹘传》：“驳马或曰弊刺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一万四千里，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即遏而罗斯异译。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亦见《唐书》，正是白种形状。司拉弗哀盖先为遏罗支所征服，而后柳利哥君之，故犹蒙其旧称，释为橹声，语涉附会。俄人之不乐闻，未必尽由自大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有柳利哥者始建诺佛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居黑海之滨，行封建之制。蒙古兴而俄为所征服，地属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拙赤死后，其长子拔都实为之共主，西史称为钦察汗国。明英宗天顺中，俄人叛蒙古，时钦察汗正统已绝，支庶纷争，遂为俄人所乘，次第破灭，时当宪宗成化中，约与葡人之绕好望角而至印度洋同时也。俄人既复西疆，复思东略，收抚克萨克族以为己用，遂东侵西伯利亚，于是托波儿斯克（万历十五年）、托穆斯克（万历三十二年）、叶尼塞斯克（万历四十七年）、雅库次克（崇祯五年）、鄂霍次克（崇祯十一年）相次建立。至崇祯十二年，遂抵鄂霍次克海，又欲南下黑龙江，而清俄之交涉起矣。

三 传教之始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人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乃斯脱利安者，当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为神抑兼为人之争，乃斯脱利安主兼为人，后其说见摈，其徒因谋为乱，事泄见逐，皆居波斯，凡三万人，故阿罗本自波斯来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当时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诸异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绝。元世兵力抵欧洲，欧人苦其侵扰，欲以神教怀柔之，于是若望高未诺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至大都，世祖许立教堂四，皈依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绝。元时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近人陈垣有考。

明世东西航路通后，旧教教士入中国者，当以利玛窦为始。利玛窦之至澳门，事在万历九年，先传教于肇庆，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万历二十八年始至北京，表献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赐之宅，并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知中国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

下之学为中国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传教无阻。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卒。未几南京礼部侍郎沈淮奏攻其教，四十四年遂遭禁断，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归澳门。熹宗立，满洲战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时天启二年也。会《大统历》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汤若望亦来华，遂于首善书院设历局，命造仪器，且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新历成。十六年命以代旧历，事未行而明亡。

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所学，诏名其所造历曰时宪。汤若望及南怀仁并官钦天监，时顺治二年。世祖没，杨光先疏攻之，汤若望等皆论死，以前劳仅免，各省教士亦多见禁锢。圣祖康熙六年，以推闰失实，乃复黜光先而用南怀仁，在京教堂仍许设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兰人卜弥格以教皇命传教广东，尝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赍桂王母王、马两太后及教士庞天寿书，致教皇请其代祈天主，保佑中兴。当时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烺，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礼。逮清圣祖兴，好尚西学，用西教士益多。圣祖最眷南怀仁，南怀仁又引进徐日昇、张诚、安多等进讲西学，外交、制造、测绘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虽未解禁，然私设者亦不问。当时广东省有教堂七，江南百馀，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数十万人焉。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诃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命铎罗赉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

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

康熙五十六年，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着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一七〇四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及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一七一八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三十一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

四 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

西、葡、英、荷等国之东来，其志皆在通商而已，而俄与中国之交涉，则自争界始。俄人于明穆宗隆庆元年，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次遣使至中国求通商，以无贡物，未得朝见。清之兴也，兵锋直至黑龙江下流，而俄略地之兵亦于是时东下。顺治六年，俄哈巴罗甫始筑雅克萨城。十五年，叶尼塞斯克守将帕斯可夫复筑尼布楚。是时俄东征之军，皆无赖子，日事剽掠，清人称之为罗刹。哈巴罗甫西归，斯特巴诺代统其众，为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杀，帕斯可夫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弃尼布楚。先是，顺治十年，什勒喀河外土酋罕帖木儿以俄人侵掠来降，有司遇之薄，复奔俄。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圣祖康熙六年，俄人屡遣使来求通商，其使或以商人充之，或与商人偕行，而以商人为副，皆以争朝见跪拜等礼节多所纠葛，惟所携货物，均许其发卖而已。雅克萨之陷，清军毁其城，俄人旋复筑之，尼布楚亦复为俄据。康熙九年，圣祖谕尼布楚守将，命交还罕帖木儿，约束边人，毋抄掠，守将许之而不果行。十四年，俄使尼果来来，请划界通商，圣祖要以交还罕帖木儿，否则均无庸议，议又不就。（罕帖木儿后徙莫斯科，入希腊教。尼布楚之会，

索额图知其不可得，未以为言。)

三藩既平，圣祖乃为用兵计。二十一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今嫩江县）、齐齐哈尔（今龙江县）二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驻瑗珲，后移驻墨尔根），命喀尔喀绝俄贸易并遣戍兵割俄田禾以困之。二十四年，都统彭春以陆军一万、水军五千围雅克萨，俄将阿尔巴青以四百五十人守，已知不敌，约降，奔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阿尔巴青既去，俄将皮尔顿以兵六百人来援，复偕还，据雅克萨。明年，萨布素以八千人复围之，阿尔巴青战死，守兵七百三十六人存者六十而已。城旦夕下而和议起，朝命止攻，围乃解。

时俄大彼得初立，内难未靖，又外与土耳其、波兰构衅，未遑东略。清亦未知俄情（当时称俄人曰罗刹，圣祖致书俄皇，则以蒙语称为鄂罗斯察罕汗），圣祖因尼果来致书俄皇，俄人莫能解，又遣降俘至蒙、俄境上宣谕，亦不得报。二十五年，乃因荷兰使致书俄皇，俄皇复书，许约束边人，续遣使议界约，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圣祖许之。二十六年，俄使费耀多罗东来。二十七年，清内大臣索额图等与议于尼布楚。费耀多罗之东也，彼得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索额图受命，亦请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皆归我国，否则勿与和，圣祖许之。是时俄东方兵力未充，费耀多罗之来，从卒一千五百人，而清使者从卒万馀，都统郎坦又以精卒万人自瑗珲水陆并进。议既不谐，从行之天主教士徐日昇、张诚调停亦不就，清兵将围尼布楚，俄人不得已，悉如中国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纳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皆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一在格尔必齐河东岸，见《清一统志·盛京通志》；一在额尔古纳河南岸，见《清通典》。杨宾《柳边纪略》谓东